

甜蜜蜜

王宛平 作品

爱 是恒久忍耐

是激情和浪漫

是忠贞和坚持

是一旦相爱便至死不渝

甜蜜蜜

TIAN MI MI

王宛平 /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甜蜜蜜 / 王宛平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6
ISBN 978-7-5008-6746-3

I. ①甜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2848号

甜蜜蜜

- 出版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左鹏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销 各地书店
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张 21.25
字数 310千字
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定价 39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一九七九年秋天，雷雷遇见他最爱的女人。

只是他那时浑，压根儿就没意识到。他的恋爱就像伤口结痂粘连着纱布，稍微一动就有撕皮烂肉的痛感。有的人命里注定，只要遇见了，就一辈子都躲不掉。也许他根本就没想过要躲，迎着棍棒、砖头、钢丝锁被打得头破血流。血性是他人生的底色。

20世纪七十年代末，社会彷徨而混乱。男孩子们像好斗的公鸡，三五成群形成小团伙，瞅着谁不顺眼，就一拥而上集体斗殴，把人打得满脸是血然后作鸟兽散，那场面让大人们都心惊肉跳。雷雷是一群城里孩子的头儿，打起架来身先士卒，命都不要，在398农场称得上是谈虎色变。他之所以百无聊赖地在这个贫困凋敝、毫无浪漫可言的地方鬼混，不愿意回城，就是因为跟这儿他能像野马驹似的撒着欢穷折腾，空前自由解放，没人管得了。

当时农场里的人要么一身土鳖黄，要么一身海军蓝，满脸阴霾；唯独雷雷牛气，喇叭裤，夹克衫，鼻梁上架着副蛤蟆镜，吹着口哨，流里流气的。上房堵人烟囱，半夜往人院里丢砖头的事儿干腻歪了，他明目张胆地组织小分队到养鸡场“打牙祭”。为保证顺利脱逃，他还偷来农场的苏式军用三轮摩托车作接应。

远远的，四个少年手里拎着拼命挣扎扑腾、咯咯乱叫的活鸡，朝雷雷狂奔而来，嘴里喊着：“快，快来！”后面一群恶狼般的养鸡工人手提棍棒，骂骂咧咧紧追不舍。

雷雷慌忙发动车子，因没摸准摩托车的脾性，把车开得东倒西歪。眼见着追兵越来越近，他狂喊：快，快点儿！我他妈走啦，走啦，不跟你们玩儿啦！

偷鸡少年们疯跳上摩托车，有的倒栽葱扎到车斗里，有的一条腿还横在外面，有的蹿到雷雷身后，抱住他的腰，一通狂呼：走，走，走！

雷雷手忙脚乱，技术又差，摩托车歪歪斜斜几欲翻倒。追兵将至，摩托车不进反退熄火了，扔来的棍棒差点砸着雷雷，他急出一身冷汗，拼命骂着，猛踩油门。少年们跟着疯狂拍打车身，叫骂着，摩托车终于发动。随着鸡鸣狗叫，少年们一路哈哈大笑，骑着摩托车七倒八歪驶向远处。

工人们追不上，停下来喘着气大骂，雷雷这小王八蛋，连厂部摩托车都敢偷，要再不教训教训这小子，看他敢上房揭瓦啦！

一拨人乱哄哄地吵吵：找场长去，关他禁闭！判他几年！

事情报到保卫科耳朵里，他气得跳着脚骂，赶紧让人召集民兵连，并嘱咐带上枪。厂里就这一辆摩托车，要是偷车的事儿被人汇报上去，可是重大事故！

保卫科的人边往外跑边问，那开枪吗？

保卫科长气得一脚踹过去：笨死你们！几个小兔崽子都是省里干部的孩子，开他妈什么枪，吓唬吓唬得啦！

雷雷驾驶着摩托一路狂奔，直开到江边的据点才停下来。气还没喘匀呢，一群人便各司其职，宰鸡拔毛，架柴生火，为大头考上大学的饯行宴忙碌个不停。雷雷在地上铺报纸，大头拿出一瓶酒，得意地炫耀，沃特卡，正宗沃特卡。黑皮接过酒瓶，将信将疑说，别是酒精兑的，能喝死人哪！大头不干了，说是他哥跟老毛子换的，不可能假。

雷雷打开酒瓶一闻，哦，闻着挺冲的。他咚咚咚往破搪瓷缸里倒酒，喝完一轮后说：咱哥们儿今天请假，专门为大头送行。大头，你上了大学可别跟个臭老九似的，酸文假醋，娘娘腔。见了哥们儿大舌头，满口外国鸟语。要那样儿，说一句哥们儿扇一大嘴巴。

其他人跟着起哄，说学经济管理忒没劲，还是学造导弹带劲儿。谁把哥们儿惹急了，电钮一按，炸他娘个稀巴烂。雷雷懒得跟他们瞎扯，从车斗里拿出崭新的半导体收音机。几个哥们儿好奇地凑过来，七嘴八舌问跟哪儿买

的。雷雷撇撇嘴，什么买的，别人上供的。几个人正羡慕不已，还是大头眼尖，一眼就瞅出这收音机是398农场的奖品。他嘿嘿笑着说，许大马棒可把那些屎奖品特当回事儿，雷子你是专捅马蜂窝啊。

雷雷一边抽出天线开始调台，一边说：你们说那许大马棒成天捧个半导体搁被窝里跟搂个女人似的，干吗呢？

黑皮一脸坏笑：听靡靡之音，腐化堕落呗。

雷雷耐心地调着频率，竖着耳朵在吱啦吱啦的噪声里找歌听，他慢慢兴奋起来，嘴里嚷着：嘿，这声儿我听过，就是这声儿……

几个小子居心叵测地嘎嘎大笑，你怎么听见的，你钻许大马棒被窝啦？

雷雷瞪眼暴喝一声，听着！几个人敛神屏气，侧耳倾听，除了刺耳的杂音，隐约有袅娜的女声传来，正待细听，这声音却弱了下去。雷雷让麻秆抓住天线，调试了半天那声音如羚羊挂角，了无踪迹。麻秆胳膊举累了，满脸不耐烦地抱怨。

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一阵甜美圆润的歌声，这声调从来没听过，众人一起愣住。雷雷迫不及待地调台，越紧张越乱。几个脑袋聚过来，都想听，可是听不清，便起急上火：嗨嗨什么呀，谁唱的呀。

雷雷烦躁地大声嚷嚷，都一边去。几个人被吼得搓火，刚要发作，那天籁之声不期而至，温柔甜美得让几个愣头青浑身麻酥酥的：

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；
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，
在梦里，梦里梦里见过你，甜蜜笑得有多甜蜜，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
就是你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
不起……

他们如雷击般震住，雷雷本来嬉皮笑脸完全不当回事儿，此时脸上笑容慢慢凝固，呆着不动，歌声渐渐渗入他心里。

歌声如袅袅的青烟远去，几个孩子仍一动不动，只听见主持人软绵绵声音介绍：以上是邓丽君小姐演唱的《甜蜜蜜》……突然杂音又现，雷雷如梦初醒，急得抓着半导体晃来晃去，又不敢大动。几个哥们儿跟着急，这节骨眼儿，怎么回事儿啊。

邓丽君歌声突然闪现：一个小心愿，藏在我心田……听丝丝小雨，轻轻打在屋檐，丝丝的小雨，悄悄来到人间……

众人咧着嘴，开心地傻乐，脑袋凑在一起，陶醉在歌声里。这时，不远处有人叫喊：兔崽子在那儿呢，抓住他们。几个人大惊，回身一看，一群民兵手持步枪奔过来，一个个拉着枪栓煞有介事的样子。麻秆吓得手一哆嗦，半导体落地，邓丽君的声音立刻消失。

民兵们将雷雷等人包了饺子，狂呼着：小兔崽子！站住，都站住，不许动！雷雷眼疾手快，顺手操起一根木棍大喊，同志们，冲啊！

拳打脚踢，棍棒乱舞，一群人混战在一起。因这几个半大的孩子身份特殊，民兵不敢太动粗，怕伤了他们不好交代。雷雷看准这点，越战越勇，像不要命似的冲锋陷阵，嘴里大喊大叫：放下武器，停止抵抗，缴枪不杀，解放军优待俘虏……他率先冲出包围圈，狂奔向摩托车，几个哥们儿甩开纠缠也都奔了过去。雷雷正要上车，突然想起那台半导体还半埋在沙土里被人踩来踩去，便不顾一切地往回跑。他的目中无人惹恼了一个民兵，迎头就是一枪托，打得雷雷一个趔趄，顿时头破血流，趁着众人一发愣，他抓起收音机扭头便跑。

民兵们虚张声势地大声叫嚷，不停地拉着枪栓吓唬着：站住，站住，再跑就开枪啦！

哥几个跌跌撞撞跳上摩托车，雷雷拍着胸脯，得意地狂喊：开枪啊，开枪啊，有种的朝这儿打，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！不打你就是我孙子！

民兵们气得挥舞着枪托子冲上来，雷雷大笑着启动摩托车，摇摇晃晃往前猛闯。摩托车慌不择路乱窜，冲进渠沟里，摔得人仰马翻，狼狈不堪。民兵喊叫着逼近，雷雷一声令下：各小组注意，我们各自为战，各自为战。哥

几个四散奔逃，民兵们恼恨雷雷，对他是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，紧追不放。雷雷一路狂奔，高呼：我是王成，我是王成，向我开炮！向我开炮！

民兵们围追堵截，雷雷东躲西藏，情急之下他一头钻进卫生所，在晾衣场飘飘扬扬的白色被罩床单里跟民兵捉迷藏。

听说398农场卫生所新来了个姓叶的医生，水性杨花，生了一张狐狸般娇媚的脸，凡是见了这张脸的男人，无不想入非非、夜不能寐。传说总是既邪性又离谱，却偏偏最能勾起人心底最原始的欲望，于是经常有三三两两的好色之徒趴在诊所窗台前、门缝边儿窥视，彼此暧昧地笑，龌龊地议论。医生韩阳每每见到，都厌恶气恼得不行，便出言斥责。那些人贼眉鼠眼嘻嘻玩笑，说韩医生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滋味怎么样？韩阳气得骂他们无聊庸俗，叶青儿忍无可忍推门出来。她戴着大口罩，把脸遮得严严实实，一双秋水般寒冷的眼睛鄙夷地瞪着那些人，他们一哄而散，边跑还边回头看。

叶青儿瞪着那些人的背影，无奈又愤怒。走廊里只剩下韩阳和青儿，韩阳脸上浮起客气的笑，转身往回走。

叶青儿看着韩阳那谨小慎微的样子，有些伤感和失落，冲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声“韩医生”。韩阳回头，脸冲着叶青儿，眼睛却不看她，拒人千里之外地客气问，有事儿吗？

青儿想摘下口罩，但看着韩阳那谨慎的样子，手放到耳朵上，口罩拿下一半，便不再动。她盯着韩阳问，什么时候走？因声音隔着纱布，沉闷又模糊。韩阳说要等普检完了才能走。他和青儿考的是同一家医学院，听说青儿的成绩相当不错，可却没接到录取通知书。青儿怀疑通知书被农场的许大马棒扣住，韩阳见有人过来，没有接话，他神情别扭，不愿意让人看见自己和青儿单独交谈。青儿情绪波动得厉害，声音颤抖地问：我不懂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
韩阳慌乱地说：我再帮你打听打听，别急，别急。说完扭头匆忙而去。青儿看着韩阳走进诊室，眼睛里的泪水慢慢凝固，结成了寒冰。

青儿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，呆坐片刻，拿起书埋头看。这时，门

“砰”的一声被撞开，雷雷倒退着进来，一只手抵住门，将门插死，另一只手紧攥着那台半导体收音机。他额头上有一道血痕，整个人脏兮兮的。门外已经能听到杂沓的脚步声，嚷嚷声也听得清清楚楚。

青儿看着雷雷，眼睛显出厌恶之情，正想轰他出去，门外已有人敲门。雷雷左看右看，一眼看见青儿，便冲到她身边，拉开她面前抽屉，将半导体塞进去，还胡乱划拉过几本书盖在上边。

青儿目瞪口呆地看着雷雷，她从没见过这样肆无忌惮的人。雷雷刚关上抽屉，就听见一阵砸门声。外面的人喊着：出来，快出来，我们看到你了！不出来砸门啦！雷雷到处找着退路，跑到窗边要往外跳，一看外面有人，立刻猫下腰，回过头冲着青儿臭贫：喂，小姑娘，跟他们说这屋里就你一人啊，我不在。青儿瞪着雷雷，根本就不理会他。

敲门声越来越重，大有破门而入的阵势，青儿起身要开门，被雷雷冲过来拦住。青儿伸手推雷雷，雷雷的手不经意地伸到青儿脑后轻轻一碰，青儿的口罩滑落……

雷雷一脸顽劣的笑容，他拎着口罩笑道：姑娘，脸上有麻子吗，捂这么严实。说着漫不经心看了一眼青儿，惊鸿一瞥……

青儿的美丽令雷雷震惊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像个傻子。青儿冷冷地盯住雷雷，一句话不说。雷雷下意识将手伸出，把口罩递过去；青儿淡漠地看他一眼，根本就不理会，拉开抽屉，拿出另一个口罩戴上。

敲门声更重，有人大喊：雷雷，你个胆小鬼！害怕你就别干缺德事儿啊！青儿拿起书，就当屋里没人似的，静静地翻阅。雷雷挺没趣儿，随手将口罩塞进口袋，做出一派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，大踏步走到门口，猛拉开门。民兵们要往里拥，雷雷伸手拦住：哎，这是医院啊，医生在开刀动手术呢，出事故算谁的啊。有什么事儿外面说去。

民兵们伸手要抓雷雷，他一瞪眼嚷嚷道：干吗，干吗呀，仗你们人多欺负小孩儿啊！雷雷说着往外推人，民兵们七嘴八舌骂雷雷，说他小子一天到晚偷鸡摸狗死不悔改，今天是人赃俱获，看他今天还怎么抵赖！

雷雷往门上一靠，大言不惭地百般抵赖，说捉奸在床，捉贼见赃。他们根本就没有证据，红口白牙诋毁诬蔑他，犯的是诽谤罪。一个民兵很气恼，上前推了他一把，质问：那摩托车里灌的全是沙子，许副场长知道了还不得要你小命！

雷雷一脸无赖相：哎，谁看见我开摩托了？我一小孩儿我怎么敢开摩托车呢！是不是，老哥？

雷雷一边挤眉弄眼，一边偷偷往屋里看，青儿端坐在那儿，像石膏塑像般静默，外面就是闹翻天也影响不到她。

此时，雷雷妈正在卫生所瞧病，与刘所长不咸不淡地聊着天。雷雷妈姓余，曾在政府机关任党支部书记，丈夫调回省城工作，为了陪宝贝儿子，她暂时留了下来。最近她被雷雷的事儿弄得焦头烂额，严重失眠，患上神经衰弱，常来卫生所看病。不知怎的，她看不惯青儿清高冷漠的做派，便跟所长东扯西拉说青儿的闲话。她认为青儿思想有问题，全卫生所就她戴着个大口罩，不知是怕传染病，还是嫌弃病人脏。所长不愿意纠缠这类事儿，支支吾吾敷衍着。

雷雷妈偏偏还较上劲儿了，说到这儿来看病的好些都是老干部，弄这么个不正经小娘们儿来，也太不负责任了！所长苦着脸，暗示青儿有来头。雷雷妈认真地问青儿后台是谁。所长环顾左右，压低声音：许副场长呗，本来咱所里编制就满了……

雷雷妈生气地打断道：这个老许！裤腰带扎紧才几天啊，又要犯错误！

所长吓得赶紧摆手说，这种话不能乱讲。雷雷妈气哼哼说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这小娘们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所长变了脸色，慌张地说，小声点儿，小声点儿。

正说着就听门外一片混乱，有人高喊：雷雷，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做证，你还敢抵赖！走，到保卫科去！判你几年大牢，看你再偷！

雷母一听大惊，赶紧往外跑。

只见卫生所走廊里，雷雷与民兵们推推搡搡，正大声狡辩着：哎，你们

说我偷我就偷了？场里就那么一辆宝贝摩托车，你们不好好看着，让人偷了你们赖到我头上。我告儿你们，我可有病啊，精神病，遗传的，你们这么欺负我，我发作起来可六亲不认。

说着雷雷做出剧烈疯疯癫癫、张牙舞爪吓唬人的表情和声音，跟真的似的，民兵们还真吓一跳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。雷雷一乐，正准备拔腿就跑，不想母亲走过来，上前就是一拐脖，骂道：又现什么眼呢！

雷雷一见母亲立刻蔫下来，嘀咕着：他们诬蔑诋毁我。

几个民兵对雷母显然很犯怵，赶紧辩白：余书记，雷雷真的偷场里摩托车了，您也知道，场里就这么一辆摩托车。

雷雷吹胡子瞪眼说，再敢玷污他的清白，他们跟他们没完。雷母假模假式地打了雷雷一巴掌，将他拉到身后，赔笑脸道：我教育不够，我回家教育，许副场长那儿我作检讨，雷雷还小，就原谅他一回吧！一个民兵嚷嚷说，他还偷了鸡场四只鸡呢！雷雷义正词严地反驳说，这是栽赃陷害打击报复革命群众，他要上访，他要申冤！

雷母一边拽着雷雷的脖领子往外走，一边向民兵们点头哈腰，说回家一定好好教育儿子，造成什么损失她包赔。

雷雷经过青儿的诊室时，努力地探头想再看她一眼，坐在角落里的青儿正一脸茫然看着窗外，听到门外的动静下意识回头，眼神冷漠。

雷雷不再嚷嚷，看着青儿在自己面前消失……

回到家里，雷雷免不了被母亲打骂一番，可他一声不吭，低眉顺眼，装出非常懂事孝顺的样子。看着儿子一副倒霉蛋的模样，雷母气不得恼不得，唯有长吁短叹。

自从见了青儿一面，雷雷心里便痒痒的，忍不住偷偷溜到卫生所，趴在窗台上探头探脑看她。韩阳路过时，见状又好气又好笑，咳嗽一声，雷雷吓了一跳，身子后仰，差点摔倒。韩阳打趣说，雷雷，你鬼头鬼脑干吗呢，卫生所可没什么值钱东西啊！

雷雷回过身，大模大样道：韩医生，我一直拿你当正派人，你怎么也跟

着那帮官僚狗腿子瞎起哄啊！医务人员不是国家财富，不值钱啊？你这思想很成问题嘛，我要汇报上去，你就等着做检查吧！研究生也甬上啦！

韩阳听了这话直乐，问他偷鸡摸狗偷摩托还闹不够，现在还想偷人。话一出口，他顿觉有些别扭。雷雷还是个半大不大的孩子，对偷人这样龌龊的男女之事不大明白，根本没当回事儿。雷雷跟韩阳磨叨半天，才说出有东西落在他们诊室，想托他给拿出来。他边说边推着韩阳往诊室走，韩阳皱着眉头问：我们诊室怎么会有你的东西？

雷雷推着韩阳进来，青儿闻声回头看了一眼，雷雷眼前又是一亮。青儿现在不戴口罩，光彩夺目、满室生辉，她根本不理睬雷雷，仍低下头看书。

雷雷走到门口就停下，想看青儿，又不敢太放肆，用下巴示意韩阳：就那儿，小叶医生抽屉里。有一半导体，懂什么叫半导体吧，就是收音机。雷雷也不抬头看青儿，眼睛冲下，做出听收音机状，一个劲打哑语。青儿看得莫名其妙，韩阳拍雷雷脑袋一下嗔怪：不会说话啊！雷雷前言不搭后语说了句“邓丽君”。青儿与韩阳糊涂了，瞪着他问什么意思。雷雷急了，直比画说半导体里唱歌的女人叫邓丽君。青儿总算明白过来，拉开抽屉，将半导体拿出，往桌上一推，再不理睬雷雷。

雷雷想上前拿，似乎又不敢，拽着韩阳，让他帮自己拿。韩阳看一眼雷雷，弄不懂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便上前拿过半导体，塞到他手里。雷雷扭头要走，不甘心地回头看了青儿一眼，她心如止水，眼前似乎没有人，埋着头看书。

韩阳见怪不怪，转身出门，雷雷傻乎乎面对着青儿，像被点了穴位，呆站了片刻。青儿转过脸，一脸漠然，看着雷雷。雷雷目光刚与青儿接触，便慌张起来，溃不成军，立刻撒丫子往外跑。

跑出老远，雷雷还没明白过味儿来，他为啥落荒而逃，他雷司令啥时怕过，怎么这小丫头让他浑身不自在。夕阳西斜，三三两两的职工扛着农具回家吃饭。雷雷将半导体掖在衣服里鬼鬼祟祟往家走，几个哥们儿从邻居家蹿出，叫着：雷子，半导体找回来没有，听邓丽君呀。

雷雷竖起手指放在嘴边轻轻“嘘”了一声，然后把耳朵伏到自家门上听着里面动静。他悄悄推门，没推动，便回头龇牙一笑：我妈不在。他说着又去推门，没承想门“咣”一声打开，雷雷妈黑着脸站在门前。雷雷吓了一跳，撒腿就要逃，那帮小哥们儿“嗖”地一下全藏起来。雷母喝道：往哪儿跑你，赶紧给我写检讨！明天全场大会你就等着挨批吧！

雷雷逃出老远，回过头跳着脚大喊：我不能开会，一开会我就发烧……告诉他们说我病了！

雷母恨铁不成钢地道：你病了才好，我才省心呢！说着狠狠把门关上。雷雷一脸沮丧，那几个哥们儿重新钻出来，轮番安慰雷雷说没啥大不了。雷雷生气地说道：还没事儿呢，明儿要全场开会念检讨书，你们谁他妈替我念？几个哥们儿相互推诿，说这么光荣的事儿还是雷司令自己来比较好，别人替没资格，再说许大马棒也不会同意。这臭脚捧得雷雷有些得意，可得意之余还是有点挠头。大头出主意说，最好糊弄张病假条，装病便可以逃过一劫。

主意倒是不错，可是动起真格的让他们帮忙，几个人又推三阻四的。雷雷气得直出粗气，不愿意搭理哥几个。黑皮暧昧说道：你不是跟那个姓叶的妞儿熟吗，窝赃都敢，这点尿事儿算什么？

几个哥们儿嘎嘎怪笑着，不怀好意。雷雷兴趣浓厚地问，她哪儿来的？贼漂亮啊！麻秆不屑地说，那是，不漂亮能当破鞋吗？

几个人相顾又笑，这个话题对于他们这个年龄而言，既神秘又刺激。雷雷发怔，不解地问，什么破鞋？黑皮说，你找叶青儿开假条一开一个准儿，我妈说只要是男的，找她办事贼痛快。

雷雷半信半疑：胡说八道，那妞儿傲了吧唧的，都不正眼看人的，还老戴个大口罩，怎么可能是破鞋呢！

麻秆认真说：哎，真是破鞋。她和她妈原来在双犁公社，是许大马棒那个老色鬼把她们调过来的。我爸去办的调动手续，我爸看过她档案材料，说她上中学起就有作风问题，特破！

黑皮肯定地说：她要不破，许大马棒那老流氓怎么那么上心调她呀，我姐去年卫校毕业想进卫生所都没进成！

雷雷恍然大悟：哦，怪不得，戴口罩是怕见人啊！得，明天找她去，非要这小破鞋给咱开假条。还不能开少了，怎么也得开个十张八张的！

哥几个随声附和：对，对！十张都少了，开它一沓存着，啥时用啥时拿。哼，敢不给开！

青儿知道明里暗里到处都有人编派自己，她用大围巾把头脸严实地包起来。然而她所经之处，仍会引起农场里的人注意，嘀嘀咕咕、指指点点，青儿一脸漠然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韩阳斜刺里走来，起初还是漫不经心的，离得近了才看见青儿，立刻左顾右盼。正想躲避时，青儿已经到近前，韩阳于是一脸尴尬，进退不得。青儿看着韩阳的窘状，淡然一笑，算是打了招呼，径直朝自己家走去。她孤傲的眼神中透着深深的痛苦和忧郁。

韩阳回过头看着青儿孤傲的背影，犹豫片刻，朝许大马棒家走去。大概是因为韩阳要走的缘故，许大马棒对他倒是很客气。韩阳有些不自在地向他打听青儿录取通知书的事儿，许大马棒避实就虚问，我不太清楚，韩医生很关心叶青儿啊？

韩阳故作轻松地说：谈不上关心，考的是一所医学院，顺便问问呗。许场长也费心帮着打听一下吧，小姑娘初来乍到，挺需要帮助的。

许大马棒冷冷地盯着韩阳说：她可不是什么小姑娘，复杂着呢，你可别被她表面现象蒙蔽了。再说这高考的事儿，她就没经过农场，私自参加考试，根本就不合法。

韩阳愣住，他知道叶青儿是在双犁公社参加的高考。然而许大马棒有意刁难说，双犁那边就没开介绍信！叶青儿私自考试，是违法的。见许大马棒那副奸猾的样子，韩阳不敢得罪，小心地为青儿说好话。许大马棒满脸邪恶地说，你们什么关系？你要和她有一手，你直说，咱哥们儿谁跟谁呀。说着他淫邪地捅了韩阳一下。韩阳吓了一跳，慌忙否认说只是同事关系。许大马

棒嘴角闪现邪笑，那你回去跟她说，有什么困难直接跟我说，拐弯抹角干吗？

韩阳表面点头称是，心里骂他祖宗八代。

青儿对韩阳很有好感，可是连他都防范着自己，这让她黯然神伤。她家住在一排平房的中间，要回自己家就得经过几户人家。正是做晚饭的时间，家家户户的门都开着，青儿离很远时就低下头，匆匆走过。即便如此，那些家庭妇女们一见青儿便开始交头接耳，男人只要多看青儿一眼，家里的媳妇就会骂起来。

青儿把头巾裹得几乎都看不见脸，那些污言秽语全装听不见，她紧赶几步冲到家门口，急慌慌拉开门。碰巧母亲端着锅往外走，门前有水，叶母脚下一滑，青儿赶紧上前扶住。母女同时低头，发现门前甩着一大一小两只脏兮兮的破鞋子。

母女俩同时要去拦对方，怕对方看见伤心受刺激。可彼此眼神对视，尽在不言中，不禁凄然一笑。叶母抓过扫帚，把破鞋扫到一边，青儿接过锅去做饭，她眼里含泪，但不愿意母亲看见。

叶母慢慢回头，看着女儿羸弱单薄的背影，眼睛红了。当女儿转过身来，她脸上立刻浮起淡淡的笑容，青儿也在笑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夜里，青儿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她恨命运的不公，恨人情的冷漠。母女俩同睡一张床，两人背靠背躺着，其实谁也没睡着，但装着睡着了。

叶母眼皮发沉，恍恍惚惚正要睡去，隐约听见女儿的一声抽泣。她瞪大眼睛，侧耳倾听，一动也不敢动。青儿在哭，眼泪哗哗地流，她努力忍着不哭出声，但怎么也忍不住。哭了几声，咬住嘴，实在忍不住又哭几声。

叶母翻身坐起，不敢碰女儿，跟着流泪。青儿翻过身，也不看母亲，把头埋进母亲怀里，哭着说：妈，我们要离不开这里可怎么办啊？

叶母流着泪，紧紧抱住女儿，无力地安慰着她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雷雷跟三个哥们儿骑车上班，像踩着风火轮，骑得贼

快。他们一路旁若无人地大唱跑了调的《甜蜜蜜》，感觉特好，惹得路上行人侧目。

路边一辆拖拉机熄火趴在那儿，几个工人忙得满头大汗，听见雷雷的歌声都乐了，一起喊，好啦，好啦，雷子来了。雷子，赶紧着，给瞧瞧是啥毛病。雷雷热心地跳下车，拿着扳手东扭西扳，鼓捣了一阵子，指挥司机大李踩油门，车发动起来。

雷雷擦干净手上的机油，推着车子回头冲大李说：大李，给捎个话，哥几个今天病假。大李认真地伸手要假条，雷雷不高兴了，骂大李白眼狼多管闲事。大李看着雷雷骑车离去的背影直摇头：这小王八犊子全他妈小聪明，一点不上正道！

雷雷路过卫生所时捏刹车闸停住，歪着脑袋问青儿真是破鞋？几个哥们儿齐声答，当然是啊，不信去试试。雷雷有些臊，骂道：滚蛋！回你们家试去！

雷雷等人悄悄溜到诊室外往里看。大头低声说：就那妞儿在，还有一个病人。黑皮窃窃低笑说什么病人啊，是许大马棒。大伙儿一听来了兴趣，争着想大饱眼福。雷雷抢先爬上窗台，只能看见青儿后脑勺和许大马棒侧脸，两人脑袋离得很近，说话声音很小，听不清，但许大马棒那肉麻表情是看在眼里了。

雷雷自言自语说：果然是破鞋啊，许大马棒光天化日之下都敢往这儿跑！

麻秆在一旁注释说，那许大马棒就是属苍蝇的，十里外都能闻着破鞋臭袜子味儿。几个孩子兴奋地嘻嘻笑着看着。

许大马棒的确没安好心，吃惯了鱼腥的猫儿哪有不贪嘴的。他早就对青儿垂涎三尺，一直为得不了手耿耿于怀，便企图借扣压青儿的录取通知书逼她就范。青儿心里明镜似的，老是躲着他，躲不过就冷着脸敷衍。

屋里没人，许大马棒蠢蠢欲动，他贴近青儿。青儿别扭得想起身，可许大马棒用眼神压迫着她，她手忙脚乱，不得不声音轻微地问：许副场长，您

哪儿不好？

许大马棒声音很轻：哪儿都不好，小叶医生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

青儿紧张起来，一时不知如何搭话。许大马棒眼睛盯着青儿，表情和声音极为肉麻地说，要不你给我检查检查？

青儿的心怦怦直跳，她不敢得罪许大马棒，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让人作呕的男人手中。她磕磕巴巴说，那太复杂啦，您……您还是去省里大医院看吧。农场卫生所就是看些常见病，感冒发烧什么的。

许大马棒紧逼不放，贪婪地死死盯住青儿，声音黏稠地说，就是发烧，烧得夜里睡不着觉，老胡思乱想的。

青儿低头说，给你开些安眠药。看着青儿清新可人，许大马棒春心荡漾，暧昧地说，安眠药可不成，人睡死了啥尿不行了。青儿，你有办法帮我治的。这声音阴暗肮脏，让青儿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，她吓得身体直往后缩。眼前这个男人继续利诱，温柔得恶心：没人的时候，不用这么正式，叫我大许就成。

青儿要站起身拿体检表，被许大马棒拽住。青儿吓得身体哆嗦起来，他以为青儿是装模作样，便放松地把身体靠在椅背上，眯起眼睛，声音很轻地问：我听人说你会针灸还会按摩？

青儿低声说会一点点。男人说按摩很舒服，他想试试。青儿说，她去做准备。男人话里有话地说，白天工作那么忙，没有时间，晚上去家里吧。家里宽敞，你嫂子也不在家。他眼睛里透着他能想象到的温柔，青儿吃了苍蝇一样难以忍受，她脱口而出：对不起。

男人肉麻地问，对不起啥呀？青儿不敢看他邪气的眼睛，他趁机抓住她的手抚摸。青儿吓得语无伦次：许……许副场长，别这样，这……这样不好。

男人感觉鱼儿要咬钩了，便紧攥着那柔弱无骨的小手不放，接着问，咋不好？挺好的。晚上去我家吧，想吃点啥？巧克力还是咖啡？

青儿用劲甩开男人充满欲望的大手，脸通红，瞪着眼睛不客气地说：许